



繆思風采

兒時記憶：禁區

● 盧彥光*

小時候我住在嘉義市。那時從住家轉角的街道向北走，可以到達門禁森嚴感覺上有種特殊氣味的嘉義酒廠。在還沒有走到酒廠之前，右方有一條叉路，通往一片堆積著廢五金的空地，空地上有時還會停放一兩輛老公車。

那片空地附近對孩童來說是既神秘又吸引人的地方，母親常會告誡我不要靠近那個區域。不過，在孩子間傳播著奇幻的耳語，聽來那片禁區並不危險而且還很好玩，簡直就是小孩的天涯一樂園，在遺世獨立的區域裡穿梭心情是無法言喻的自由與快樂。愈說不能去就愈想去，我有時也會跟著一些大膽的男孩子，踏進母親所暗示的可怕區域。第一次闖入禁區的感覺真的很神奇，首先映入眼簾的一座長久不用廢棄如鬼窟的防空洞，經過那裏時孩童們總會嚇得飛奔驚叫。

越過防空洞來到空地前，那邊有一棵不可思議的樹，樹不高小時候我也不懂樹名，我們都叫那棵樹為金龜仔樹。因為那棵樹上面停滿了金龜子，真是太魔幻了，想要幾隻都可以隨手抓來把玩。有時我們會用縫衣服的白線綁在金龜子的身上，在空中搖晃幾下金龜子就會振翅飛翔，樣子比螺旋槳飛機還好看。有時候我們也會愛不釋手的把金龜子帶回家，拿吃剩下的西瓜皮請牠吃。除了金龜子之外，那時候在市區裡還可以看到獨角仙、糞金龜、竹節蟲、蝴蝶…，有不少可愛的昆蟲。不過，大人們總愛說些可怕的事來嚇小孩，他們說有些昆蟲是過世的親人變的，特別是晚上飛進屋裡的蛾、蚱蜢之類的。這種故事總讓人感覺心裡毛毛的，所以我也不太敢留著昆蟲過夜。

空地的對面當時是糧食局的宿舍，裡面住著一些外省伯伯，我想這裡應該就是大

* 盧彥光，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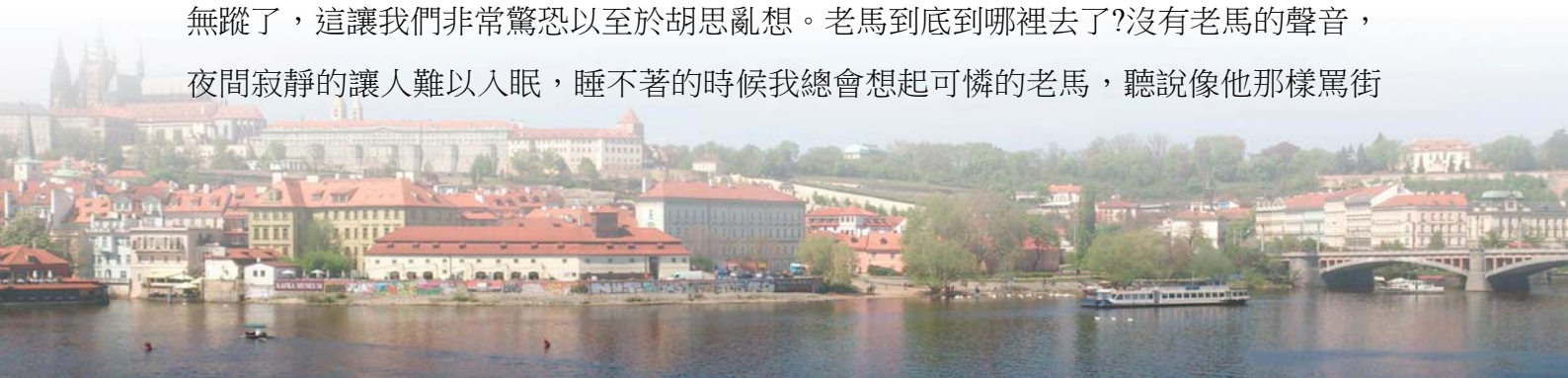


人所說的禁區核心地帶，一堆未婚的外省伯伯聚居的地方也許被妖魔化了。然而天真的孩童們卻像親善使節團一樣，把大人的警告當耳邊風，成群結隊的光臨伯伯們的宿舍區，頓時寂靜的院落變得熱鬧歡樂了起來。伯伯們爭相把房裡好吃的東西搬出來，看著純真的孩童們像在聚餐一樣，嘴饞的把丸子、滷蛋、五花肉…往嘴裡塞，歡欣的笑著是大家的表情。要回家的時候伯伯們總會叮嚀大家要再來玩，要是學校養蠶需要桑葉隨時可以來院子裡採。真是太開心了，不過回家後總不免一頓罵。

住在糧食局宿舍裡，有一位蠻特別的伯伯，不管大人小孩都一定認識他，那個人就是老馬。老馬夜間常常在街上的麵攤上喝酒，他是好顧客不賴帳也不鬧事，很受麵攤老闆的歡迎。他總是喝得很醉，在寧靜的大半夜常會聽到他酒醉後的孤獨叫罵聲，是無根飄盪的孤寂酒後化作淒慘的憤怒，從街頭到街尾隨著他跟蹌著顛回宿舍的腳步一路迴盪。不過，隔天天一亮老馬就完全變了一個樣子，他總是能清醒得彷彿是另外一個人似的，白天他那溫文有禮的形象與夜裡醉酒罵街的樣子成為奇異的對比，讓大家詫異的不覺莞爾。老馬就是以這種奇妙的方式亂入了我們這群當地閩南人的生活，大家總是愛有事沒事的叫著他：「老馬」，熱情的和他打招呼，他也總是淡淡地會心一笑。

聽說他是因為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抓夫」，而與親人分離，之後輾轉來到台灣。也許是太想念家鄉了，所以每當夜裡喝的酩酊大醉時，常常會喋喋不休的咒罵著國民黨。我們那裡雖然住的大多是閩南人，但是對於老馬的處境也大多有著不捨的心情，老馬的叫罵聲在我們聽起來並不覺得吵，只是多少會為他擔心…。當時還在戒嚴時期。其實老馬並不姓馬，我也不知道他姓甚麼叫甚麼，大家之所以會叫他「老馬」，是因為他醉酒時用那濃濃的外省腔一連串的叫罵起來，我們比較聽得懂的又是他常常會用來重複使用以加強憤怒語氣的那句「他媽的一」。「媽的」「馬的」因為是諧音的關係，所以才有人那麼戲謔的暱稱他「老馬」，大家也就跟著叫了。

童年的日子在時間裡慢慢的遊蕩，老馬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老馬和我們這群閩南人有著不可言喻的奇妙緣分。可是，有一天老馬卻突然消失無蹤了，這讓我們非常驚恐以至於胡思亂想。老馬到底到哪裡去了？沒有老馬的聲音，夜間寂靜的讓人難以入眠，睡不著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可憐的老馬，聽說像他那樣罵街





是會被抓走的。他真的被抓走了嗎?太可怕了，真不敢多想。

那陣子街上常會看到三兩成群的人們，怯怯地談論著老馬的消失，心裡著急想打探老馬的下落卻苦無方法。大家討論的結果，沒其他辦法就乾脆跑到糧食局去問好了。總算是打聽到老馬的消息了，聽說老馬是到梨山開墾去了，這下子大家好不容易的鬆了一口氣。不過，從此老馬也沒有再回來過。是真的在梨山嗎?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他知道我們想念他嗎?到現在我有時候還會想起他，那個身形消瘦像黑夜中遊魂的異鄉人。可愛又可憐的老馬，不願意離開故鄉的他，卻一生在異地裡漂泊，但誰又能預料到他會在我們這群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心中留下永遠的印記，長久的牽掛。不知道大陸開放後他有沒有回故鄉去了。

